

许子东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香港卷

无爱纪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许子东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香港卷

无爱纪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爱纪/许子东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三城记小说系列)

ISBN 7-5321-2925-X

I. 无… II. 许…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163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无爱纪

许子东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16,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925-X/I·2248 定价: 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许子东

华东师范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等。

三地知名学者独到编选眼光

上海·台北·香港“三城文学”辉映相照

“三城记”第一辑：

上海卷·女友间

台北卷·第凡内的早餐

香港卷·输水管森林

“三城记”第二辑：

上海卷·上海街情话

台北卷·微雨魂魄

香港卷·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序

□许子东

王良和的《鱼咒》是近年香港短篇小说的一个颇令人瞩目的收获；黄碧云《无爱纪》是本选集中占据最多篇幅（恐怕也是最有分量）的作品；《天堂舞哉足下》和《解体》则是资深作家昆南、西西的最新实验；而在诸多年轻人获奖佳作里，编者特别推荐研究生谢晓虹的《理发》。

在编这个选本的过程中，我只是考虑小说的写法（个人以为“怎么写”是衡量小说艺术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但在编定之后，再重新通读一遍全部入选作品，这时才留意到“写什么”的问题，这时我才发现这本小说选几乎可以说是一本“香港另类情色爱小说选”。其间原因，除了显而易见也无法避免的编者的偏见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以讨论的因素呢？

不论世纪年历怎么划分，这都是新世纪的第一个香港短篇小说的双年选。近年来香港的

文学期刊明显增多,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小说数量也在上升。然而,为什么这些小说的“题材范围”(一时想不到新式“话语”,姑且沿用“老土”观念)反而有些缩窄了呢?除了余非等人写过少数讽刺办公室政治选举内情的小说或老少昆南在现代主义抒情中夹一些抗议符号以外,前些年的“失城文学”好像迅速消失了。不仅直写政治的少了,武侠科幻或社会讽刺或历史新编或商场家族争斗的故事,也都不再成为“文艺小说”的叙事焦点(至少在编者比较喜爱的这些小说当中)。余下来的,我们便看到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甚至男男或女女之间的种种情/色/爱故事。而且,俊男美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曲折爱情白日梦也很难找到(需要者很容易移步畅销小说书架或地铁站报刊亭)。可以读到的大部分书写情色的“文艺小说”,从高手王良和、黄碧云到名家昆南、李碧华再到多产的陈慧、陈汗再到王貽兴、谢晓虹等“写作新人类”,都在合作描绘一幅幅另类的香港情色地图——背后当然耸立着这个异化的迷人都市。

王良和是个诗人,有次诗歌研讨会上听他朗读自己的亲情诗篇泣不成声。没想到初次写小说,剖析伦常人情如此残酷犀利。《鱼咒》一发表便引起香港及内地评论界注意,有论者说作品是“写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人从生命的混沌未开到明晰的过程……混沌由此展开,明晰亦系结于那鱼儿……”(王绯语,转引自陶然《诗人试笔写小说》,《香港文学》190期)。“在王良和的笔下……母亲担当了一个妖魔化儿时记忆的中心人物,读来令人震惊……”(曹惠民、陈小明:《面对都市丛林》,《香港文学》204期)。也有研究者认为“小说通

过人和色、‘我’与金锋、母与子、夫与妻、妻与母等等之间的对立、渗透与位移,展示了生命存在的过去与现在、正常与失常、理智与疯癫等等的含混与胶着,体现了作者对复杂、矛盾生命存在的困惑与追问”(王毅:《历史、生命、道德规约》,《香港文学》204期)。作者的主观意图姑且不说,一个短篇被这么多学院评论包围,至少也说明作品中既晦涩又流丽的童年记忆及人鱼隐喻再加母子性爱与暴力关系,的确有空间容纳不同方位的创造性联想(或者是创造性误解)。而我所感兴趣的,主要是诗人的小说语言,如何既挥洒又不失控。在这一点上,《鱼咒》比他后来的另一篇更加骇俗的《身体》(《香港文学》2001年8月号)把握得要好一些。即使是血腥细节暴力画面变态亲情,依然写得不动声色且诗意盎然,文字的分寸感很强。

除了王良和的《鱼咒》被特地排在前面而谢晓虹的《理发》被排在篇末以外,整个选本均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原因是集子里的小说题旨互相越界技法五花八门,实在难以分类。小榭的《意粉、竹叶、小纹和其他》是个篇幅很短的中学生习作,才情令人瞩目。段落递进意象重叠文字闪烁,主题则与前《素叶》作者郭丽蓉《飞翔》异曲同工。当然《飞翔》的文思更飘逸更细密,其间的性迷失也更隐晦一些。王贻兴是近年颇活跃的年轻作家,已出版两本集子,有意玩“文”不恭,颠覆规范。在他诸多挑战性很强的感官实验文体中,我还是选了文字比较“规矩”的《欲望之钳》。文绮云的小小说《地铁故事:一场生日》和陈丽娟《6座20楼E的E6880**(2)》不约而同都用并置方法剪切异化的都市风景。前者观察敏锐,

构思拥挤中的距离；后者以重复结构对分层同楼的妻妾家庭作出全然不动声色的后现代挪移。纵观在收入本集中的诸多涉及情爱的小说，最为痴情的反而是小榭、郭丽蓉小说中的性倾向迷失，最为悲观麻木的是陈丽娟笔下的“齐人之福”与陈汗《反手琵琶》中的旧情人重逢，最荒诞调侃的是李碧华的《神秘文具优惠券》（一贯的李碧华想象）和林超荣的搞笑游戏之作《王子爱上美人鱼》，最含蓄隽永的是陈慧的《晴朗的一天》和叶辉的《电话》（港版《爱是不能忘记的》），当然，最惊世骇俗，也最为浪漫的，还是黄碧云的中篇《无爱纪》和昆南长篇新作《天堂舞哉足下》。

王德威如此概括《无爱纪》的情节：“写生命的畸恋遗恨，阴鸷犀利。故事中的主人翁林楚楚是个平凡女子……她的先生另结新欢，还要与新欢移居加拿大，她的父亲逝世后遗下书信（还有楼产——引者注），揭露了惊人的往事，而更复杂的，她女儿的男友莫如一移情别恋，对象不是别人，竟是楚楚自己。”小说题为《无爱纪》，“恰相反的，他（她）们正因为有太多的爱欲——跨越时间、辈分、意识形态，及至性别——以致无所适从起来。所谓‘无爱’，只能作为情场梦魇的病症……”（《香港的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联合文学》2000.8）。李昂主编的《九十年小说选》（台北：九歌文库，2002）也选取了在台湾出版的《无爱纪》中的一个片段。本选集之所以用较多篇幅选录整个中篇的前半部分，主要还不是因为畸情故事，而是因为畸情故事讲得很清静平和。同黄碧云前些年创作相比，“暴烈”少了，“温柔”也少了。以第三人称悄悄贴近楚楚的内视角，很多对话不加引号，与自白思绪

混淆。虽惊涛骇浪却小桥细河缓缓流出,而且在风景绝佳处戛然停住,给女主人公(以及其他为女性主义斗争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浪漫的省略号。作为小说而言,《无爱纪》显然比愤世嫉俗感时忧港的《失城》及讲究技法场面调度的《桃花红》更自然更浑成一体,也更有文字及情感的控制感。编辑这套小说选的这几年来我常觉得,黄碧云之于近年香港文学,有点像王安忆在上海,或者朱天文、朱天心在台北。读《无爱纪》,更坚定了我的这样一种想法。

昆南早年的《地之门》和刘以鬯的《酒徒》一样,是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甚至也是两岸三地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相对沉寂数十年后,他的新作《天堂舞哉足下——装置小说:0与烟花》再次引起圈内人的注意。西西借用罗兰·巴特的术语称昆南新作是“可写的小说”——读者可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再创作。本选集只选了发表在《香港文学》中的一节,虽然情节上可能不完整,但用文字舞成各种做爱姿势又结合世纪初的政治大烟花,应该也是“可读的小说”。据说“装置小说”的不同章节可以转换秩序以不同方式阅读。董启章的《体育时期 P. E. Period》也是未出版长篇中的一节,独立发表可能也有不同阅读效果。也斯近作《柏林的电邮》通篇以“伊妹儿”串成,对短篇形式亦有大胆尝试。

西西的文体实验,更低调一些。《解体》在本选集中格外的与众不同。这篇悼念好友蔡浩泉的小说以亡友死前的灵魂为第一人称,同时与其病中肉体及尘世对话。“没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因为那不是感觉而是感应我竟突然显得很充实很丰盈。事实上早在六七十个小时之前我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而昏

迷了的生物不再有任何感觉包括最难忍受的痛楚。……”在香港畅销文字越来越向简洁跳跃,段落越来越短节奏越来越快的潮流之中,西西艰涩凝重缓慢的长句实验很值得注意。

当然,也有不少资深作家的佳作,浓情淡说,从容落笔,人情练达皆文章。如阿浓的《人间喜剧》,又如蓬草的《就是这样子》和颜纯钩的《自由落体事件》。绿骑士的《跳》描写社会竞争对人的压迫,讲的是法国故事,香港的读者应可感同身受。而在本选集大量种种畸变孽情性迷失或麻木悲观男女传奇之中,我们再读到老诗人蔡炎培的简单美丽的初恋故事《五三七七》,犹如在最新款手机里听到最老式的电话铃,顿时使人耳目一新。

几篇获奖小说中,潘国灵已不是新人,他的《莫明奇妙的失明故事》(第27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大概有意学步钱钟书的双重讽刺笔法,既借社会学家莫明的眼光嘲笑庙街众生星相占卜,同时又讥讽莫明的社会学眼光(及当代学院理论腔)。但篇中又有一个“我”直接跳出,面对看官“你”作话本式的议论介入,看似增加其实却简化了叙事的层次。获得同一奖项亚军的《天蓝水白》则以沈从文、汪曾祺式的文句,注释出“一颗心伸展开去,就是无限”的佛学感悟。同样是模拟的玩世不恭(村上春树的痕迹?),梁锦辉的《我、阿莽、牛蛙》(2000年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小说组冠军)故作平淡地渲染大学生的堕落与真情,谢晓虹却漫不经心地用女性主义视角梳理母女关系。《理发》(香港首届大学生文学奖)细节有虚有实,文笔收放自如,值得一读再读。放在集末,也恰与首篇《鱼咒》形成某种解析爱与母体的呼应。我们

有理由期盼谢晓虹有更多作品问世。

香港的各种官办民营文学奖项,近年发现、催生了不少佳作。而文科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渐渐又成为获奖文学新人的主要来源。(比如2000届岭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小说习作,就在梁秉钧和王璞教授支持下结集出版,其中苏翠珊、陈曦静、黄静等同学的小说均可圈可点,只是限于篇幅才未能收入本选集。)期刊方面,《香港文学》改版后本地创作的分量明显增加。《文学世纪》、《作家》、《素叶》等杂志也仍然惨淡经营,坚持不懈。虽然经济不景气,但香港这个城市,无论如何,总应该容得下、养得起几个文学杂志吧。

王安忆说:“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她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洒它的热情和音乐。”(《香港的情与爱》)王德威则把王安忆的小说语言发展成对香港文化性格的学院分析:“香港的情与爱是‘自己与自己’的热恋,我要说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爱。此处的‘作’宜有二解。‘作’可以是装扮、臆想,但也可以是造作、发明。换言之,自‘作’多情不只是具有‘表演性’而已,而且也富有‘生产性’的意义。”(《香港的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

当然,上海现在也热恋她过去的“长恨歌”,台北也痴迷自己“世纪末的华丽”。是否香港特别遭到遗忘?身处夹缝,所以特别需要执着的自恋?再读本选集中形形色色的情色故事,从热烈痴迷的同性恋到机械麻木的“齐人之福”,从爱情文具、美人鱼等魔幻寓言到母女、母子之间的现实畸情,从解析舞蹈般做爱姿势到爱上女儿的情人……“香港的地志学因

此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港的罗曼史。”

也许,区别在于,香港主流文化畅销作品主要体现“自作多情”的“表演性”,提供各种多情梦幻的成果;而“文艺小说”实验艺术则更多解析“自作多情”的“生产性”,展示“自己爱上自己”的过程及工序。

二〇〇三年八月三日

目 录

序/许子东	1
-------------	---

鱼咒/王良和	1
--------------	---

意粉、竹叶、小纹和其他/小 榭	27
-----------------------	----

欲望之钳/王贻兴	31
----------------	----

地铁故事：一场生日/文绮云	36
---------------------	----

解体/西 西	39
--------------	----

长发/沈大中	58
--------------	----

神秘文具优惠券/李碧华	70
-------------------	----

人间喜剧(三则)/阿 浓	76
--------------------	----

王子爱上美人鱼/林超荣	81
-------------------	----

天蓝水白/祝 捷	89
----------------	----

反手琵琶/陈 汗	107
----------------	-----

晴朗的一天/陈 慧	122
-----------------	-----



6 座 20 楼 E 的 E6880 ** (2)/陈丽娟	129
我、阿莽、牛蛙/梁锦辉	134
无爱纪/黄碧云	157
飞翔/郭丽容	194
天堂舞哉足下/昆 南	200
电话/叶 辉	224
体育时期 P. E. Period/董启章	235
就是这样子/蓬 草	258
五三七七/蔡炎培	266
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潘国灵	272
跳/绿骑士	291
自由落体事件/颜纯钧	306
理发/谢晓虹	320
 作者简介	 329

鱼 咒

王良和

我从金锋的家出来，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停在鱼店前。鱼店的木架上，排着一个一个玻璃瓶，每一个玻璃瓶里，都有一条彩雀。这时我感到阴沉的天空有一大片阳光，我的头上开了一条云的裂隙，我的衣服和那些瓶子都明亮起来了。我拿起了一个瓶子，递给卖鱼的青年。这时我感到天空又变得阴沉了，阳光好像金色的鱼鳞一闪一闪地慢慢消失。眼前只剩下一幅一幅的水，鼻尖一凉，下雨了。

晚上对妻子说：“我要。”当我吻她的时候，我就想到“相濡以沫”这四个字。窗外下着雨，还有突然的闪电，然后是几响闷雷，好像窗外是一个银幕，放着电影。她问我为什么总爱望着墙上我们的影子。

“打一个比喻。”我说。

“什么？”

“用鱼打一个比喻,说说你现在的感觉。”

她呵呵地笑起来。

“说呀。”我深入了一点。

“好像有一群小鱼轻轻地啄我,很痒很痒。”

我猛烈地动了几下:“现在呢?”

“像给食人鲈咬了一口。”

“太差了,不及格。”

她呵呵地笑了起来。

就像别的丈夫一样,后来我离开了她的身体,穿回衣服。我关了床头灯,卧室黑沉沉的,只有天花板银银白白的有几片窗外映进来的奇怪的光。她困了,迷迷糊糊地轻声说了一句晚安。我把她留给这样的暗夜,关上门,走到大厅,亮了灯,仿佛天已经放晴了。

我坐在沙发上,单手托着玻璃瓶,举到眼前。天花板上六片花瓣形的灯,黄澄澄的就浮在瓶子里,水微微晃动,好像有一朵花开了,好像有一朵花谢了,我感到有一点晕眩。这时我看见了 my 彩雀。那是一条全身亮绿,鱼鳍奋红的绿彩。此刻它静静地沉在瓶底,好像很享受水的冷澈,独我的静好。今天,金锋还能够跟我谈的话题,就是你。

弟弟说,你赶快去看金锋吧,他快认不得人了。我刚刚改毕预科班的试卷,因为抖擞精神长时间坐着工作隐忍不发的腰酸背痛,意志一松,都阻不住地跑出来了。我站起来,双手拗后按在腰椎上,用力地揉了几下,又捶了几下。弟弟跟我提过几次了,说金锋精神有点问题,要我去看看他:我总是忙着工作,改那些改不完的试卷、作业。这一天,我带着几根疼痛